

岁月凝香

■魏军涛

那一年，澧河的洪水，说来就来了！平时，澧河水浅到能看得见河底的沙石，窄得羊羔儿蹦着蹄子能一跳而过，静得像睡着了，扔个石头儿能惊出一串水珠，秀气得像个小姑娘、腼腆得像个读书郎。可是一到汛期，河水就会陡涨，蹭蹭蹭就齐了天，呼呼呼就涌成了山，哗啦啦就拍到了堤顶沿。

澧河的堤岸，说决口就决口了。水滔天，雨横河，风激浪，浑茫茫的洪流滔滔翻滚，咆哮着蛮劲儿冲撞，澧河转眼变得如此可怕，如此狰狞。满槽的河水汹涌奔腾，如狂躁不安的猛兽，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拱，南一爪北一爪的乱刨，上一脚下一脚的踢腾，撞塌了堤岸，包围了村庄，吞噬了大地。

平地上的水，说上来就上来了。还没

滔滔澧河水 浓浓军民情

等花生开花，玉米结棒，“哗”的一声被水冲得七零八落，淹没了；还没等老奶奶收拾好针线筐，老爷爷点上烟，水就在院门口打旋了；还没等鸡上树，猫上墙，老鼠上灶，一眨眼，院里水就淹到狗脖子了。

在这紧要关头，人民的子弟兵，说到就到了。他们坐着军用卡车赶来了，汇聚河两岸。他们驾着冲锋舟，冲进每一个村庄，冲向每一处孤岛，搜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，紧急抢运百姓生产生活物资。他们从决口的两端，突击冲锋，排人墙，打木桩，扛沙袋，堵决口。

听，他们怒吼的号子声，威赫赫震天响。看，他们树立的红旗，高高飘扬；他们密密麻麻垒起的沙袋，如坚固的城墙；他们的迷彩服沾满泥浆；他们手流血、脚磨烂、皮肤皴裂，轻伤不下火线；他们日

夜奋战，顽强拼搏，与洪水搏斗，不顾个人安危；他们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争分夺秒，一身疲惫，累了就歪在泥糊糊的大堤上和衣而眠。

他们是真正的铜墙铁壁，他们是勇敢无畏的猛士，奋力降服桀骜不驯的洪水。他们怀着浓浓亲情，深深大爱，心里装着百姓，不负人民的期盼，肩负祖国的重任。他们有力的臂膀，托起百姓的一片晴空；他们伟岸的身躯，为老百姓挡住了肆虐的洪流。

堤岸合拢了，澧河平静了，洪水退却了。

他们走了，悄悄地走了。在完成任务后，在曙光初放的清晨，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抖擞精神，浩浩荡荡，就要奔赴新的战场。老百姓听说了，涌出了家门，拥挤了道路，拦住了最

可爱的亲人。百姓与战士手拉手，感激的话儿说不尽，战士与人民心连心，百姓的叮咛重千钧。军民一家亲，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浓浓的军民鱼水情，比澧河水更深厚，比堤岸更牢固，比天地更长久。

今天的澧河上游，新建了水库，从此，澧河免除了水患，回归温柔婉约，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间仙境。

看，澧河两岸，花红柳绿，莺歌燕舞，处处美景让人流连。蒹葭苍苍，白鹭飞翔，蒙蒙细雨笼水乡。花满岸，鱼满河，两岸风景如画。澧河不再有泛滥之虞，两岸的老百姓，从此安居乐业，不再为洪水惊慌。但是，人们忘不了，那些年，多少抗洪将士，战斗在堤坝上，迎怒涛，驯蛟龙，如冲不垮的铜墙铁壁，守护着百姓的安康。

生活余香

丝瓜香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热情的夏天草木葳蕤，万物生机勃勃，可爱的丝瓜也正当时。在农人眼里，丝瓜瓜皮实，好养活。它纤长的藤蔓，无拘束无节制地恣意生长，成为乡村盛夏时节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有哲人说，时光是沙漏，当一粒粒沙粒流尽时，只剩空空的瓶子。可记忆中总有一些往事，重新拾起时依旧明丽，好像夏日一阵阵清风拂过。永远忘不了儿时丝瓜的清香滋味，如今每次去超市买菜，看到大大小小的丝瓜都感觉无比亲切，如同又遇到多年相交相知的老朋友一样。回忆深处，那些吃丝瓜的点点滴滴，老电影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。

“白粉墙头红杏花，竹枪篱下种丝瓜。”记得小时候我家墙外有一小块空地，土里夹杂着破砖碎瓦，非常难整理。而勤劳的母亲就在夹缝里点上几根丝瓜，算是它们的立身之地。夏天来到，丝瓜藤蔓翠绿得逼人眼，之前荒芜的空地竟被装点成一大片绿世界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惹人喜爱的丝瓜很快就探出细长身子。之后每天，我家的餐桌上，总少不了一盘清香爽口的炒丝瓜。

家常又富有乡土气息的炒丝瓜总联着绵长悠远的母爱，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炒丝瓜时的情景。她先在锅里放进菜籽油，拍碎蒜瓣，将生姜切成细丝，再把切好的丝瓜片一起倒进锅里翻炒。站在锅旁嘴馋的我，早已转了许多圈，咽下好几口水了。等丝瓜炒好也顾不上烫，立马用筷子夹起来放进嘴里，嫩香无比，回味无穷。

感谢丝瓜，它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，它让过去苦若单调的日子，浸出一丝丝甜津津的香。

别样情怀

淡之美

■龚之禧
淡，是一种至美的境界。

试想，一个不施粉黛的青春少女打你面前经过，虽是惊鸿一瞥，但她天然去雕饰的面庞上闪动着青春华彩，总让人想起春天早晨原野上清新的风，虽然没有铅华装饰，但那种接近于本色的自然，给人留下一种纯净的感觉。相反，如果是浓妆艳抹，不仅掩盖了本身肌肤的光彩，还会让人只关注她的外表，而忽略了她的内涵。

淡比之浓，或许由于接近天然，才似春雨，润物无声。淡与浓，是一双奇妙的对比。淡之美，从古至今，一直深深蕴藏在中华民族的气质里。从衣着服饰，到居室房屋，到审美趣味，无一不是以自然为美，以恬淡为美。“清水出芙蓉”是一种典雅的美，好比水仙散发的馨香，淡淡的，却悠远而绵长；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饴，淡而醇，更符合生性儒雅淡泊，给人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朦胧美；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饴，淡而醇，更符合生性儒雅淡泊，给人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朦胧美；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饴，淡而醇，更符合生性儒雅淡泊，给人一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朦胧美。

放下所有的繁杂，思绪在简单中摸索，做回简单的自我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，就更淡了。捧一杯新茶在手，嫩蕊碧绿色缓缓舒展，

人间世相

阿桃的月亮

■张秀红

时光是一首歌，轻挽慢捻抚复挑之中，美好的旋律总在轻轻飘荡；时光是一幅画，勾勒描勒的画卷总在缓缓流淌；时光是一首诗，明月泼辉的诗篇总在熠熠闪光……这是阿桃的世界。

阿桃的世界总有馥郁的桂香，总有灼灼的桃花，总有皎圆的月亮。阿桃最喜欢的是中秋的月亮。中秋的月亮最皎洁、最圆润、最芳香、最韵味无穷……

那一年中秋，着一袭粉红色衣服的阿桃，和一身军绿的阿涛并肩漫步在铺着溶溶月光的河边小路上。月色如水，温柔地氤氲着整个世界，阿桃的心也融化在那无边无际的月色之中了。他们唧唧私语，他们娓娓而谈，从三皇到汉武到康乾，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。

阿涛说，他最喜欢三首歌。一首是《小白杨》，一棵小白杨长在哨所旁，根儿深千儿壮，守望着北疆；一首是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有我可爱的故乡，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，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；最爱的那首是《十五的月亮》，十五的月亮，照在家乡照在边关，宁静的夜晚，你也思念我也思念……

阿桃的心，如同平静的水面被投进了一颗小小的石子儿，那涟漪瞬间荡漾开来，无休无止。

阿桃的家门前就是环绕着村子的蜿蜒小河，小河里有清清的河水，有闲闲的游鱼。小河边，海棠正摇曳着它的果子，丹桂正馥郁着它的芳香。阿桃最喜欢的是那几株桃树，春天，密密匝匝的桃花，粉红的花瓣，灿黄灿黄的花蕊，像一张张粉扑扑的笑脸，像一只只扑闪闪的彩蝶；满树繁花灼灼，满目繁华天天，光鲜灿烂；不失清雅脱俗，是一幅幅明艳动人的画，是一首首巧夺天工的诗；夏天，碧绿碧绿的眉叶，鲜红鲜红的桃子，碧绿得青

翠，鲜红得润泽，硕大丰满，羞羞地掩映着，像一张张笑脸，傲傲地高挂着，像一盏盏灯笼；秋天，碧叶易容，落叶满地，飒飒送爽，沙沙吟咏；冬天，枝干嶙峋，枝丫疏斜，披霜戴雪，骨傲神骄；阿桃喜欢在桃林间漫步徘徊，更喜欢桃林里的月亮：春日朦胧如纱，夏日清凉似水，秋月高悬若悬，冬月冷峻刚毅，永远都是那么静谧，那么柔和，每年每月每天每晚，都像极了幻梦，像极了仙境。

阿桃的心是一艘漂泊的小船，忽然找到了港湾。

阿涛是一名边防军人，日日夜夜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。

阿桃留守在家乡，辛辛苦勤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
他们约好了，等到下一个丹桂飘香的季节，阿涛再回来时，他们再一起漫步桃林，再一起欣赏中秋那轮明月。

阿桃漫步在月下的桃林里，她满怀期待与喜悦，又望眼欲穿。

阿涛巡逻在祖国的边疆，也是满怀期待与喜悦，也望眼欲穿，也归心似箭。

宁静的夜晚，甜蜜的睡梦，一声巨响，一柱浓烟，一阵喧乱，一阵嘈杂，一声笛鸣……阿涛冲进了火海之中，他背出了孩子，他背出了老人，他又推出了他的战友，自己，却没有出来……

阿桃的丹桂不香了。阿桃的月亮黯淡了。阿桃的桃花枯萎了。阿桃的整个世界都是黯淡的。阿桃的月亮又是明亮的，挂在高高的天空，映着清清的河水，融在天天的桃林，印在阿桃的心田。

直到有一天，又一个军绿色的身影走到了她的身边，他说，他最喜欢三首歌，一首是《小白杨》，一首是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最爱的那首是《十五的月亮》……

阿桃的丹桂又香了，阿桃的月亮又亮了，阿桃的桃花又灿烂了。



热血兵心

苗青摄

诗风词韵

致敬抗洪勇士

■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
流一身汗，也不流泪
冲锋一线，总是有你
最可爱的逆行，写满荣誉
哪里危险，哪里有你
向战而行，从未缺席
让我们骄傲，让我们心疼
是你，是你，还是你
雨水还在敲打房顶
乘风破浪，你扛起希望

经历风雨，你书写传奇
一双铁打的手臂，一抹抹绿色的身影
搭起生命之桥
肩负责任，心有担当，初心筑就生命长城
泥巴裹满绿军装，泥水与汗水流淌
初心如磐，使命在肩
闪光的星河里，永远闪光的是你
奔腾的浪花里，永远奔腾的是你
绿色屏障里，我正把每颗星牢记
风里有你，雨里有你，感谢有你

共和国的卫士

■马文
把皎洁如水的月光，压进程亮的枪膛
用喷薄欲出的朝阳，书写生命的辉煌
共和国的卫士啊
你把哨岗视为战场，你把深爱刻进胸膛

你用无悔青春，书写美丽华章
共和国的卫士啊
你用昂扬的斗志，守候春雨和秋光
共和国的卫士啊
你用沸腾的鲜血，染红酷暑和冬霜

流金岁月

■特约撰稿人 乔保国

我从部队已经转业32年了，虽说从军时的经历已很遥远，我仍和另一战友下到该县的革勒公社，在这里，我部要接走二十多名新兵。

1975年冬的征兵时节，我和战友们奉上级命令去湖北恩施地区来凤县接兵。到达县城，稍作停留，我便和另一战友下到该县的革勒公社，在这里，我部要接走二十多名新兵。

刚到公社驻地，公社党委书记一干人便迎了出来，其中一年轻女同志和我们握手时自报家门：“我叫李萍，任公社党委副书记，分管公社武装部工作。这段时间，我的中心任务就是配合你们对入伍新兵进行家访考察，确保兵员质量。”

眼前这位充满青春朝气的副书记，齐耳短发，眉清目秀，衣着得体，非常干练。在场的公社武装部长补充说：“别看李书记才二十岁，她可是我们恩施地区的优秀知青典型，从公社团委书记提拔为副书记有一年多了。”

来凤县是个群山连绵、土家族人口居多的地域，应征入伍的青年散居在不同的山岭山坳间，每天跋山涉水，我们也只能走访两三人。连日来，李萍不辞辛劳，一直陪同着我们，既是向导，又是新兵面试考察人。在陪同走访过程中，她对人民军队的热爱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。在山腰的一座坟前，李萍告诉我们，这里安葬的是一位红军无名烈士，每次路过这里，她都会向烈士表达致敬之意。说话间，她还

那些铭刻在心中的往事

采摘了一束松枝放在墓前，并引领我们向烈士三鞠躬。她说要是生在革命战争年代，自己也会参军。

一天，李萍突然提出：“请你们把我带走吧，我也要当兵！”我以为她是开玩笑，但从她的眸眸里，我看到了渴望、真诚和坚决，我不忍给她那颗充满热望的心泼冷水，便推脱说：“这事儿我们做不了主，你去县上找我们接兵团的齐团长吧！”没想到，她真的去县招待所找了齐团长，回来之后一脸沮丧地说齐团长没批准。

在我们完成新兵征集考察任务即将离开时，她特意穿上土家族女孩的服饰，找来相机和我们合影，背景就是身后的青山和含苞待放的迎春花。她说，如果自己穿上绿军装，一定会很潇洒、很精神、很靓丽，虽然当了女兵，但是能和解放军同志合个影，她也很满足。

1978年冬，我部野营训练来到祁连山间的一个村落，我们政治处的几位同志住在一户村民家里。女房东看上去不到三十岁，一副当地劳动妇女的模样，身着碎花棉上衣，脖子里围着深蓝色的围巾，脸的两颊呈紫红色且略带血丝，常年辛劳的双手显得有些粗糙。

得知解放军要入住自己家里，她将院落和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火烧烧得热烘烘的，她把我们都迎进屋内，桌子上已摆上葵花籽，然后去灶房揭开锅盖，将热气腾腾的土豆盛满馍筐，外加一盘盐巴端了上来，用当时驻地农村最为热情的待客之礼

招待我们。

看到女房东忙前忙后不停歇，我们连声道谢。她摆摆手说：“谢什么？你们住我家是我的光荣，村里若谁家没安排人住解放军，会感到很没面子呢。”她还告诉我们，这里是工农红军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，当年，很多人家都住过西路军指战员，她的爷爷就是因为掩护红军伤病员，而被敌人打死的。

在她家正房墙壁的镜框里，有一张全家福，其中有一位朴实英俊的解放军战士。女房东指着照片说，上面的老人是她公公，瘫痪多年已于去年病故；两个孩子是她的一双儿女，正在村小学读书；穿军装的正是她的丈夫，在部队里一直很上进，所以她对军人特别有感情。

在听女房东讲述家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，她眉梢眼角都洋溢着幸福。

1980年冬季，我受命担任新兵连指导员再次去接兵，这次是到新疆阿克苏。记得刚进县委招待所，一个维吾尔族男孩就迎了上来。他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，一米七左右的个头，自来卷的头发乌黑油亮，一双眼睛闪闪忽忽特有神，高高鼻梁下一张嘴巴笑起来很可爱。他热情地从我手里接过行李，带我走进入住的房间。我问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他用带有新疆口音的普通话爽快回答：米吉提。

从这天起，米吉提几乎每日都要到我们住室来玩，到了开饭时间，我们也拉上一块去食堂就餐。如果下去搞家访，他

会主动给我们带路。有时，因走访来不及回招待所吃饭，他就领着我们去品尝阿克苏特色小吃。

有一天回到招待所，米吉提突然向我恳切地提出：“指导员叔叔，我想当兵，您把我带走吧！”我一听便笑了，说：“你年龄还小，不符合当兵条件呀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先当文艺兵啊。”说着，米吉提毫不羞怯，给我们跳起了热情欢快的新疆民族舞。跳完他告诉我们，他最喜欢看《冰山上的来客》这部电影，会唱里边所有的插曲。说着，他转身出去，不一会儿带着一个中年男子和维吾尔族乐器热瓦甫、木笛、手鼓回到我们房间。父子俩弹奏着乐器给我们演唱了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《冰山上的雪莲》《达坂城的姑娘》等歌曲。

米吉提的父亲说，十多年前，他因小肠炎穿孔被送进驻军医院，由于手术及时才保住生命；他的妻子因为早产，风雪夜被送到部队医院，由女军医将米吉提这个小生命接生到世上。他们一家人对解放军都充满感激之情，所以米吉提热爱解放军，很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，希望你们能满足孩子的一愿。

我将不能带他走的原因讲给他听，他闻言哭了很久。离开阿克苏那天，米吉提一大早就赶来送行。车开动了，我挥手和米吉提道了再见，米吉提那泪汪汪的眼神，永远定格在了我的心里……

斗转星移。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在我从军过程中经历的人和事，不但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淡化，反而总会穿越时空浮现在眼前，让我感到还是那么鲜活、生动和温馨。